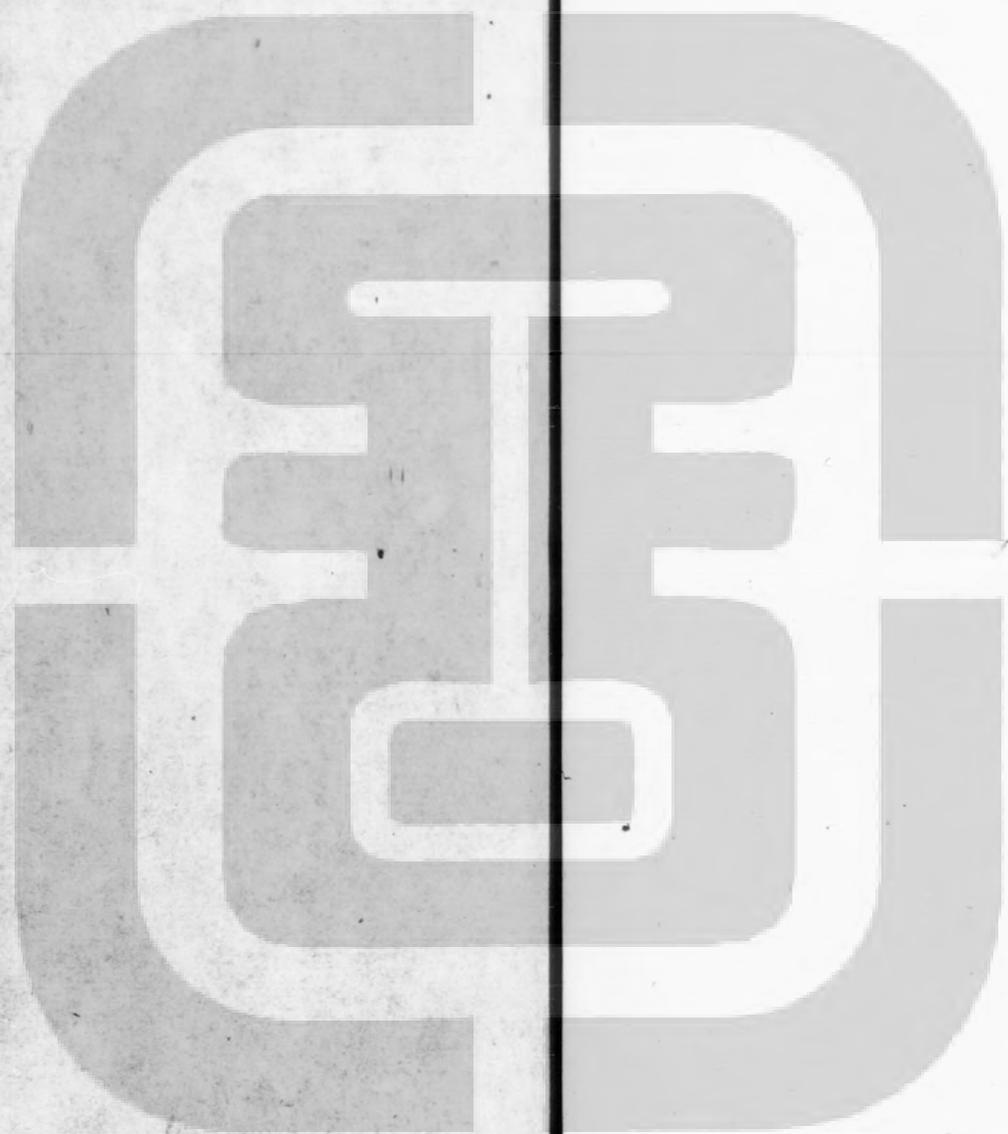


海運紀事

五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
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海運數
多量議增派以濟時艱事據濟南府呈萬曆四
十八年三月十八日蒙本道案驗本年三月初
十日蒙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王 批據濟南府申加糧二
萬石加造船十隻緣由蒙批齊河去歲准折應
派海運其餘四縣去水較遠可否分派登州有

無新造船隻可發仰海防道速查議報蒙批到
道案仰該府即查齊河縣去歲准折應派海運
其餘長清淄川肥城臨邑四縣去水較遠可否
分派登州委官新造船隻可否分發作速查議
妥確以憑通詳施行蒙此案照本月十四日蒙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 批據本府經歷司呈
前事蒙批派糧造船不容須臾緩如議嚴行催
辦此繳等因抄呈到府又蒙分守濟南道右叅
政程 批據本府申同前事蒙批據議增米增
船具見援遼急公之意益不得已而為之想各
州縣念切同舟必不稱厲將努力饒為之仰府
一面速行各屬知會一面候

兩院詳行此繳蒙此又蒙布政司批據本府申
亦為前事蒙批米船依議增加繳蒙此又蒙海
防兵巡道批據本府呈前事蒙批六十萬之派
部覆毫不肯減上下正爾憂惶該府早為計議
足併急公遠猷仰候

院司道會議行繳蒙此俱經備行各屬知會候

登州道
海運
派外今蒙前因該本府查看得齊河縣先以見
徵漕糧暫免亦派三千石然今奉文准折合將
徵完漕糧正米六千石即作海運之數其耗米
行糧一千四百四十石應變價并輕蓆等銀以
作水脚之費新加三千石相應免派其長清臨
邑淄川肥城距海果遠亦不得已為急公議派
也今齊河縣既添漕糧三千石合無酌量淄川
縣尚無正官量減去二千石止派三千石肥城
縣去水尤遠前派二千石應減去一千石止派
一千石似為適宜以上連武定州續加三千石
仍足二萬石之數至於登州委官新造船隻見
在濱州等處頭運遼糧俟回日止可載二運齊
東濟陽青城歷城陽信等處米豆今新加二萬
石州縣奉行在後尚恐苦於難完合用船隻當
請海道撥發回空船隻及新造船三十隻挨次
序發庶後運有濟統候轉詳允日施行等因具
呈到道據此本年四月初二日准布政司照會
查議得海運之數加多則應運之處不得不為

增設若論距海相遠寧獨長淄肥臨四邑為遠
哉通查濟屬俱不得言近今濟府既議長清等
四處添糧造船相應速從猶恐緩不及濟倘登
萊頭運有回空之船或淮安有催來之舟酌撥
濟屬若干隻共為協運然非本道之所能預定
其數也等因准此為照該府海運遼糧初派八
萬石分任於濱州等十二處而不及齊河者以
其被災而免漕亦當以災而免海也今該縣見
有預備之漕糧改而為海糧則一轉移間而可
得遼餉六千石矣武定原係議運之數量加三
千亦不為累淄長肥臨四邑去海較遠而并議
派運乃該府急公之盛心似亦當如議允從以
為任事之勸至於船隻打造派之各屬共添十
隻纓剗之誼最為切至總聽該府斟酌督率倘
患於材料之難覓工匠之未諳本道即當撥發
海船以濟之期於共足
部覆六十萬之數而已矣今准藩司并該府酌
議前來俱各相同惟候

憲裁以便遵行緣蒙批仰查議報事理本道未
敢擅專擬合呈詳為此今將前項緣由同蒙批
詳理合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

一呈 撫院

萬曆四十八年四月十六日

萬曆四十八年四月十五日

欽差巡撫遼東地方管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周 一本為再陳轉運未盡事
宜以祈

聖裁事職於本年二月二十一日移咨戶部為奉
旨出關會同料理謹陳目前緊急餉務以濟燃眉
事接邸報見該部

題覆前疏內牛騾之派一款謂駕車夫役照新兵
例給以安家行糧則所費不貲合無于遼東召

募但厚其逐日工食庶安家行糧可省等語卷
查本年二月初二日據原任分巡遼海東寧道
兼理廣寧等處兵備副使張鳳翼呈為亟處車
牛等費以便置辦轉運糧草事呈蒙本院案驗
准督餉部院咨照得本部院會疏款內騾牛相
為抵筭及騾車一輛用掌鞭二夫給以安家行
糧前赴廣寧已經通行去訖今各屬解到騾車
未有二夫在遼左向無騾車若無本地慣習掌
鞭之人將何出關又致徃復耽延已經會同薊

遼總督文

牌行北直各道及咨行山東河南

山西各省撫按并各布政司通行各屬府州縣
每騾車一輛速雇攔頭掌鞭夫二名每名先給
安家銀五兩以後每月糧銀一兩五錢仍另給
出關行糧前至遼左教習三個月俟遼左人熟
即行放回其各料草自州縣至關該州縣設處
銷筭自抵關之日聽本部院委官支給外擬合
知會為此合咨貴院煩照來文內事理轉行廣
寧道如各處騾車掌鞭人役到彼教演遼人三

月習于行使即便放回仍出示曉諭令其安心
無慮其議定行月二糧預行沿途速為查給則
後者皆有兢赴之心仍希回照施行准此案仰
本道如遇各處騾車掌鞭人役到彼教演遼人
三月習于行使即便放回仍出示曉諭令其安
心無慮其議定行月二糧預行沿途速為查給
則後來者皆有兢赴之心仍將教演遼人出示
曉諭并議定行月二糧預行沿途查給緣由關
詳呈報以憑咨復施行蒙此該本道看得關西

車夫安家月糧業有成議無容復贅惟是各役
出關遠涉邊塞米珠薪桂處處為難除應支月
糧外每日給行糧銀四分以恤其苦至於教演
遼人一節計騾車一千輛該夫二千名欲從營
調撥設防冲塞者未易輕移駕使牛車者又難
更換欲行僉派而衛中係額軍者既人人掇甲
為幫戶者亦在在從戎即曰召募流移而連年
河之東西關之內外無不趣新兵之伍日來瘡
痍未起疊報逃亡不惟倉卒難完抑且終無濟

事莫若將關內車夫仍留在遼常川輓運其運
應支月糧令帶回原籍養贍室家所有行糧聽
各役盤費俟東事平日着令入關似屬妥便也
不然九邊征調官兵鋒鏑在前尚不難遠出而
車夫無臨敵之苦給以厚值而尤不願幾無法
矣相應請乞本院裁酌咨覆施行等因詳報到
職已經本職及各院批允去後今准前因看得
駕車夫後取之遼東于安家行糧固省然于事
體似有未便無論遼東不慣使騾車無人應募
即內地騾車鱗次到關駕車夫役盡行放回不
知此千輛騾車能飛至廣寧遼陽乎軍前需用
甚急而內地急公倍切遼左竟不得騾車之用
是所省者小而所誤者大也除駕車夫役聽督
餉部院仍照原議督發出關外合咨貴部煩為
查照施行等因咨行已久未准回咨職料該部
之意必以既經具覆難容更易而不知安家銀
兩餉臣李 久已給發若不准開銷將就各
車夫家屬追之乎抑扣其月糧補之乎追家屬

則內顧益切扣月糧則糊口何賴是迫之逃也
計臣之苦心計筭豈不曰各役出關止供輓運
與衝鋒不同遼左用餉不貲省一分有一分之
用也職非不知體諒但各役一聞出關心膽俱
裂若不以安家鼓舞之誰肯趨赴今支領已久
勢難追還食言失信將來何以用人先是原任
廣寧道臣張鳳翼以遼左駕車乏人無處召募
欲各役常川應役議于月糧之外再給行糧以
月糧養其室家以行糧為彼用度無非曲示招
來之意然行糧云者未到把頭沿途計日支給
者也今計臣既不准開銷安家若月糧之外再
給行糧職固不敢為該部強也以職愚見已給
安家免追每夫止月給糧銀一兩五錢行糧免
支既不使餉臣失信于各役亦不令各役重糜
乎餉銀似為得之耳查得出關騾車止八百三
十五輛計夫一千六百七十名每名安家五兩
共銀八千三百五十兩為數不多計臣亦不必
苦苦爭執也職因此而又有請馬項戶部等衙

登州道
海運稿抄
門一本會議畫一事內除順永二府援兵駐劄
及轉餉銀鞘器械糧草登萊二府轉輸米豆皆
重疊苦役除此四府量加一釐外其餘每畝量
加二釐約有一百二十萬內分二十萬為工部
器械之用其一百萬為兵部安家與馬價之用
該部思慮周密區別均平職甚服之惟是就該
部止派一釐之意而推之亦既知四府之苦矣
則何不併此一釐而盡寬之乎職前見登萊鄉
官公揭所言二府運糧八難字字欲泣餉臣所
派海運六十萬不知費幾許劑量豈其夙所撫
摩之地而頓忘軫恤不得已耳前數似難求減
但新增一釐倘邀

聖慈

寬免即為二府運至蓋套脚價之用彼自不敢不
竭蹶從事矣至順永二府自有遼事以來騷擾
極矣前運送遼陽火器等件皆係雇覓驢頭馱
載與驛遞無干誠以驛遞疲累已極靠驛遞不
免悞事耳餘姑勿論即職前移咨工部討盈甲

二萬頂副廣寧急需望眼幾穿頭運已于二月
二十六日出京至今尚無一出關者據押解委
官蔡可賢稟稱頭運廩甲在撫寧縣二運三運
廩甲俱在沙河驛四運廩甲在玉田縣各因車
輜不敷在彼堆積乞移文軍門催發等因職已
差役持令箭督催又移書督撫文 催發顧終
無柰各驛之疲敝何也職謂二府新增一釐併
行寬免加添各該驛遞者也職非不知加添一
釐原為遼左而為順永求寬似覺越俎然遼左
轉輸全靠順永順永病遼援益絕職安得避越
俎之嫌而不一籲

請于我

皇上之前耶至登萊雖職桑梓然職前

疏欲登萊糧俱卸蓋套省遼左盤撥之煩重東省
凌波之苦職身既在遼知有遼而已矣不知有
桑梓也至于四府加銀一釐原係輸之太倉者
共計減免銀若干仍哀兵工二部應得之數補
之各省并不許引以為例再照任事之人難得

職待罪遼左以來眼見慷慨任事獨永平道臣
 袁應泰登州道臣陶朗先在袁應泰已陪巡撫
 建牙有日而陶朗先拮据二年備極苦心聊為
 加銜示酬以鼓人臣任事之意又今日之急務
 也職謹會同總督薊遼文 經畧熊 督餉

侍郎李 巡按山東陳 具

題伏乞

聖明省覽即

勅戶部及吏部議覆施行

本年四月二十五日該

戶部尚書李 等一本題前事山東司案呈

奉本部送准巡撫遼東周 揭稱云云等因

到部送司卷查先該遼東撫臣咨為奉

旨出關會同料理謹陳目前緊急餉務以濟然眉
 事該本部看得遼左兵馬雲集本折不支而凡
 可減省一分以實一分軍餉此本部措餉艱難
 諒以當事者有同心也所謂牛騾車夫召募遼
 人厚其工食或可省安家等費况經臣牛隻之

疏已議牛一日三分夫一日三分原無安家今
遼撫以每夫安家銀五兩復議月糧一兩五錢
帶回養贍又議每日行糧四分月計一兩二錢
除安家之外每月得銀二兩七錢但山陝援兵
用命冲戰除月糧外養贍遠者六錢近者三錢
乃駕車夫役反得一兩五錢之養贍過于西兵
數倍恐西兵聞之必將援比告添且遼左所汰
不堪戰者甚多何不為轉運之用昨兵科亦有
以人撥擢之疏業具覆照行何獨駕車不可哉
今既該撫咨會前來事關餉務本部似難專主
相應知會酌妥等因移會督餉部院酌議去後
今准咨稱查得原派騾車一千輛因遼左向無
騾車其人不習趕車為何事勢不得不用關內
之攔頭掌鞭夫二名而各夫畏憚出關如赴湯
火聞風裹足故每夫議給安家銀五兩月糧銀
一兩五錢行糧銀一兩二錢前至遼左教習三
個月俟遼左人熟即行放回以示招徠而其實
州縣雇募尚有私自加賠溢于額數之外者此

一時權宜之計也續據廣寧道呈稱遼左無夫
可用莫若將關內車夫仍留在遼常川輓運其
行月二糧照舊支給此亦不得已之苦心也但
新餉厝處維艱遼事蕩平無日不可不為裁抑
以為經久之計昨接遼撫手書謂支給月糧而
行糧補之若趕牛夫已派有銀差夫役不必用
矣其議深為得計及查各處車夫出買畏憚先
議安家銀兩該地方有奉文預給者又有抵關
已給者今若不准開銷則無可追補及增其苦
合無查照各州縣有未經給完者每名止給四
兩扣其一兩已給完者准其開銷行文遼左每
月扣其月糧一錢約以十月扣完一兩之數以
後支給月糧不與行糧則干招徠之中亦寓節
省之意等因到部即欲咨復間復接遼東會題
前因相應一併具覆案呈到部為照遼左新餉
事出創設原無完額但有不得不通融者臣不
敢膠柱也又有不得不斟酌者臣不敢濫觴也
蓋一鎰一銖皆民之膏脂而用一鎰一銖又似

臣之膏脂也是以關外騾車掌鞭之後每名議給月糧一兩五錢與遼陽衝鋒破敵者同矣而又給以安家似可減也又給以行糧似可止也此又臣部移會餉臣所斟酌者也今遼撫亦與餉臣會議騾車掌鞭之夫每名月糧一兩五錢外而未給安家者可減也已給者不可追也而行糧俱可止也但查已支安家八千三百五十兩每人即扣還一兩似不為過然會支領日久似已花費則已支者准其開銷免扣可也然行

糧既止而月糧一兩五錢相應照給可也若出關之兵約有十萬而簡汰不堪戰者亦不少正可輓運兼以舊額之兵總計則近二十萬遼撫疏報出關騾車八百三十五輛計夫一千六百七十名且本地召兵動以萬計而車夫一千六百七十名餘遼豈不能辦此即遼人不善御然教之既久習與性成豈有不能者轉運儘有人而必用關內之夫恐遼人習于偷惰非教之之道也今即三月不能慣熟或再加三月以半年

為期似無不可至于兵之新議再加二釐以順
永登萊四府止新加一釐者先日會議時臣亦
再四籌踏登萊有海運之煩順永有驛遞之擾
欲從寬免但為兵工問三處額數不敷則不得
不加然止加一釐亦屬體恤矣臣又念及加派
至再小民何堪復議加派一年者即免帶徵一
年則可以甦民力亦以沛

皇仁也今撫臣欲將四府新加一釐請為寬免但
係兵工筭定數目去一分則少一分况已奉

旨通行乎即云免兵工二部應得之數補之恐二
部又以為難矣惟在道府督勉郡邑寓撫字于
催科似兩便也臣於是益知有治法不可無治
人有治人不可無鼓舞臣前疏所稱省直輸解
之臣有實心任事者破格優處如怠玩悞餉者
指名究叅亦此意也况道臣袁應泰陶朗先拮
据二載備極苦心在應泰陪建牙而朗先猶然
舊物則加銜示勸委不可緩也相應移咨吏部
速為優處待東事既平另為超擢則一經鼓舞

而凡省直措餉轉餉之臣無不奮勵而遼餉大有裨矣

本年五月十八日奉

聖旨是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仰遵

明旨酌議海運事宜懇乞

聖明俯賜採擇以安內地以重軍需事該本道會同萊州分守道右叅政陳 會看得頃因遼餉告急以山東切近遼陽彼中雲霓之望

廟廷督責之嚴視他處獨加先焉而山東固無船無糧之地也今米豆徵收於本地州縣竭蹶分理府廳多府聚糶已合成數可濟急需但船隻

在造於南京淮揚蘇松瓜儀等處者所委之官
不過經歷縣丞官卑職微不但數萬之金錢難
以輕託即一應鳩工課匠在人領駕之務以卑
官處之威令全無人心不奮甚而因緣為奸俱
所不免無惑乎歲月之徒延而人船之杳然也
近見天津因淮船後期特差永平府推官來斯
行前去催僱夫淮船督催有道府分理有州縣
領押有將校而猶不廢僱程之府廳則登萊之
造在於隔屬懸望於數千里之外散布於五六
處之遙者安可乏人專理其事耶查有萊州府
同知鮑孟英先因遼餉特

題加銜運同專司運事今萊糧全完止缺船隻堆
積守候告竣無期合無比照天津專差來推官
事例特委本官前去查催料理刻期報完庶糧
石藉以渡遼而錢糧亦有稽查矣緣係請委府
官催督船隻事理本道未敢擅專擬合呈請為
此今將前項緣由理合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

一呈

按撫兩院

一手本

萊州道

萬曆四十八年五月初五日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
 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水兵原
 駕戰船懇乞調用以備緩急以固海運事據登
 州府呈萬曆四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蒙本道
 案驗蒙

欽差專督遼餉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李 批據整飭海蓋兵備屯田道副使康
 呈前事案照先蒙

欽差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周憲牌據山東都司管援遼水路遊擊事周義稟稱近聞邸報蒙

本院深憂遠慮

題將遼陽見在水兵移駐黃骨島調取天津戰船
防守等因卑職看得黃骨島金復等處實登萊
之門戶乃極衝之要區况奴酋狡計百出萬一
乘虛而入直恁長驅望塵束手將何底止今蒙
議立重兵添設道將誠萬全之計謨也水陸兼
備戰船萬不可缺既將天津戰船調取防禦其
登州水兵原駕沙唬等船六十八隻划船六隻
除見在遼東沙唬船三十一隻划船四隻外其
駕回唬船三十七隻划船二隻見在登州停泊
且遼東存亡呼吸攸關今既蒙

本院題

請同室同舟政在今日合無稟乞及時調用以備
防禦等因到院據此擬合調取為此備仰本道
即將登州水兵駕回唬船三十七隻划船二隻
應否調回防禦作速查議詳報以憑施行等因

蒙此查得登州水兵原駕沙唬船六十八隻划
船六隻內除奉文留在遼東防禦沙唬船三十
一隻划船四隻外其駕回唬船三十七隻划船
二隻見在登州停泊與其橫於海角汎然置之
無用孰若調取前來以資防禦亦饒道之杆衛
而登萊之外藩也既經援遼周都司查議似應
俯從緣由蒙此如議行繳蒙此已經移會周都
司未准回覆再照萊州米豆却於旅順金州北
汛口三處者尚有九萬四千九百餘石今雖撥
車裝運奈路途寫遠半經一運而疲再運而倒
死者相望矣目下海開藉船撥運正苦船少且
芝蔴灣亦需船裝運合無將周都司前議登州
船隻

本部院檄行登州道調取前來半發旅順等處
半發芝蔴灣以備急運其於軍需或亦少裨乎
等因蒙批仰登州海防道查議報蒙此備案仰
府即查登州水兵駕回唬船三十七隻划船二
隻應否調回遼東檄剝防禦遼與登雖云唇齒

登州備禦亦藉水兵船隻盡行調去登州無船
緩急有無相濟逐查妥確細具應否情由呈詳
前來以憑覆議轉詳施行蒙此該本府看得登
遼兩地相隔不遠防禦撤運首屬一體今遼左
既經添立重兵欲調前船去彼防禦及剝運萊
糧亦屬便計第登州海防尤屬要地奴酋懷登
州轉運之讐為造船侵犯之舉欲絕糧道蓄謀
久矣固未嘗須臾忘遼亦未嘗傾刻忘登也况
前船原係登州防海之具援兵盡赴遼陽援城
船以空閑始撥撤剝所宜盡掣回登防守者則
在登之船安得復議過遼也遼固當防登之海
口不下百餘前船盡數在登猶不足用且今奉
院道題請得

旨招募水兵數多方議取回在遼之船以備防禦
而反調在登之船耶登州沿海實係全省咽喉
而猥云橫於海角置之汎然無用乎目今防海
防運兩事綦重前船似應免調據此又據海防
同知宋大奎呈稱遵依隨用手本移會總鎮府

查議去後今准本鎮平本回稱據中軍李承胤
會同永三營把總李天培趙賢佐署中營事哨
官周良將回稱切照山東全省三面隣虜盈盈
一水上接天津下連淮海沿袤三千餘里緊要
海口不下百十餘處俱係極衝先年原設水兵
九營後因承平減留水兵三營沙唬等船有一
百餘隻備禦倭虜分布尚且不足今於四十六
年奉發援遼因內地空虛復撤船募兵僅足三
分之一海洋遙闊左支右吾溲港空虛顧此失
彼今復蒙造船瓜州募兵浙江至期未的緊急
警報朝不保暮且入寇門戶非止黃骨島一處
近聞被獲遼人充為嚮導萬一別生狡計徑取
船直指登萊一帆瞬息可到形勢寡弱作何支
撐見在兵船因去歲春秋二防遇颶傷損不足
五十餘隻再若調去如蹈無人之境矣在承平
之際猶且不可疎防况今多事之秋焉能舍已
芸人若遼左調去前船職等未敢輕議等情具
呈到鎮據此該本鎮看得遼左告警安危與登

共之誼切同舟理宜隨取隨應茅登營見在之船僅止五十餘隻目今挑選發營新兵尚苦無船為防汛之用而往南打造者又未可計日而來審時度勢似難遽從所請也事關軍

國重寄本鎮未敢輕議等因回復到廳煩請查照轉報施行准此隨該本職看得奴首猖蹶強梁無忌近聞見在烏江造船其意欲要越海阻截運道切思吾登與遼相隣盈盈一水一帆可至况奴首狡計千端萬一有警將何為戰守也且

登州之海口俱係極衝之要地先年因倭犯警設有水兵九營後倭告寧減留水兵三營止存沙唬等船一百餘隻備禦倭虜分防尚不足用四十六年奉發援遼彼處已留沙唬船共三十一隻划船四隻其駕回登唬船三十七隻划船二隻與在登船共有五十餘隻因不足防禦方差官往瓜州造船浙江募兵以備戰守尚無至期若將前船調去倘有不測將何禦敵各等因備由具呈到道據此為照登遼止距一水唇齒

登州通志 海運補志 卷之二 八
相依固遼即所以固登防登亦所以防遼也查
登營兵船之設非自今日始蓋自平居無警之
時已為夷虜揚帆之慮矣况今奴氛日熾烽警
日聞從前承平額設之船業為援遼調去其半
方在

特疏補造以固吾圉矧今僅存之數艇落落晨星
方憂自顧不暇之時又何暇以其餘戶抽調搬
運為舍己芸人之事耶該道所云橫於海角汎
置無用者或指遼中無警而相偷安之日而言
似非近日存亡呼吸之情景也况遼左兵餉太
半取給於山東必山東可守而後糧餉可繼故
遼糧固所當運而根本又所當顧也登營兵船
在遼者尤當發還在登者定無可去之理耳緣
蒙批仰查議報事理本道未敢擅專擬合呈詳
為此今將前項緣由同蒙批詳理合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

一呈 督餉部院

萬曆四十八年五月初八日

萬曆四十八年五月十四日

欽差閱視邊務吏科右給事中姚

一本為東

閔已竣敬陳遼左事宜以祈

聖裁事蓋自奴酋匪茹恣狼心而逞暴振鴉音以
挺災索賦征兵海內雲擾

皇上不以職為菲薄遣閱東方奔走蹄輪凡六閱
月念職侏儒凡短不能左屬平胡之鞬右握滅
逆之矢以共襄九伐早奏救寧循省寸衷但含
片媿切于東事揣度情形賊利速而我利遲賊

樹交而我散逆則且耕且守西連東拒得天時
地利人和之合以圖捷伐之功此其大要也諸
凡戰守機宜經臣熊 以經緯之畧大力肩
承督臣文 撫臣周 按臣陳 以忠
蓋之猷同心翼贊謀斷咸備營綜必周職思毗
佐大猷亦或謬陳管見第臨事商畧者已徃便
為陳言先事圖迴者將來尚難逆觀不敢輒形
奏牘塵瀆

聖明惟是

皇華奉使靡及興懷愚鄙自慚咨詢敢息或得之
道將之建議或採之士庶之敷陳或為目前難
緩之圖或為異時善後之策敢具款目臚列
上聞如職言可採足收塵露之益伏乞

皇上裁察

勅下施行

計開

一議屯田照得屯種之法每屯軍授田五
十畝歲輸二十四石仍給本軍以十二

石為一歲之養而收其半以豫儲故軍
與

國兩利焉自屯制廢乃改而為佃種每畝歲收籽
粒三分無論多寡之數相懸且本折之
用甚異非積粟實邊之初意欲議屯田
非復屯制不可也屯制復而本色充然
足濟今日遼事之艱難也以河東論金
復海蓋四衛生齒頗繁虜騎不擾犁鋤
之用似遍原隰其有荒棄者責戍守土
之官設法開墾亦足以濟開鐵二處戎
馬躡入鬼隣相照有糧且為盜資也况
問可耕之地乎自遼陽而東至瀋陽及
寬輦等處地方多可耕而賊倣時聞人
情惟怯得屯軍萬餘與王民並耕或能
彼此相伏以事隴畝然見在之軍以荷
戈而憂不足也能分以荷犁耶無已則
如左監軍道臣高出議借兵之力護民
之耕人耕于此地者免其役牛耕于此

地者免其運令此一塊土足糊其人之口而其餘貿易于市者便可佐官運之不給充折色之召買是不必有屯田之名而實有其利此所為亟講者也自廣寧而東至三岔河北為虜穴南為胡地亘極于海墾而為田下可以千萬畝計以與虜為隣且地下多水患自驛堡墩臺而外居民絕少四望無煙惟蘆葦蕭蕭耳或調撥或地方召募得屯軍二萬

以屯制授田先開河一帶使早潦有備以開河之上便築邊牆或五里或十里置一屯堡住屯軍二三百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則延袤一帶既成樂土且號長城此固政第一義至廣寧以西錦義寬而寧前狹播種之外尚多沃壤若無軍耳古不有募民田塞下者乎不有從民實塞下者乎宜如寧前道臣王化貞議明詔天下凡罪應戍者俱改謫寧前錦義得以營

田自贖能墾田百畝者三年為期八十
畝以下者四年為期貧無力者備作十
年俱得除罪給照還籍所墾之地因以
給軍兵食兩裕蓋近來謫戍者皆多雄
黠名隸盡藉身復他往衛官借此冒糧
徒糜費耳不如責以實事開之赦條使
樂趨寬之路而忘開墾之勞可廣收其
用此策之最便者也至議屯軍立屯具
辦屯糧當先一歲計之以待次年之用
且屯糧收于秋成之日屯軍當先糜一
歲之糧作何設處都應早計伏候

聖裁

一議運事職聞軍聚糧懸脫巾立見遼陽
軍餉其折色者計部方那借設處所云
日中而問舊矣本色之餉軍中寔急所
資海陸二運督餉侍郎李 精心講

來竭力營綜派糧開運大費靡晷撫臣
周 議將順求登萊四府加派一釐

併行蠲免如蒙

俞允則順水之拮据接運登萊之加額派運必所
不辭海運之在山東者登萊道臣陶朗
先不避勞怨盡心籌

國陸運之在閩東與海蓋者永平道臣表應泰海
蓋寧前守廵諸道臣黽勉共濟不遺餘
力然畢竟百車之力不如一舟職前至
海上見寧前道臣王化貞所造運船合
混木為舟製極完好此遇礁石如益車
過軟草耳北車南船當一破此論耳今
海運可由直沽中道樂亭北道并芝蔴
灣運事等項永平府推官來斯行條議
甚詳諸臣正在商畧寧前之木賤而
匠役甚少在此中者既多東調遼陽欲
募之關中又率惴惴焉以東調為慮匠
役既難成造不易宜如推官來斯行議
將海上往時私販及沿海豪家大俠力
能呼召者重懸募格以招之或天津或

登州道
樂亭或芝蔴灣有造船若干堅完可用
明開鄉里保結于官運中同幫領運可
運一千石者議

題准守備職銜一萬石者議

題准叅遊職銜事完即與遷轉其願改文職者准
例監數目除授不必乞年揆選當有欣
然樂從者伏候

聖裁

一議寬輟切料奴賊動出萬全自撫順至
遼陽幾二百里趨利頗艱退走不易非
西虜勾連扇連相應于河口以分我之
勢而乘我未敢直走遼陽城下我惟休
息訓練消弭內患預設方畧以待之守
似可堅所慮者彼于寬輟等處夫肆剽
掠闕關南衛遼陽方嚴兵自守不能以
長鞭及馬腹則南四衛之蕩搖可虞而
遼陽益孤矣頃海蓋道臣康應乾去年
督寬莫路兵與職言重山之險真如天

整我難於往彼豈易來聞山東礦兵二
三萬計此輩嶮峻飛騰奴酋稱為山耗
所素耗烏如用善于招集如賈松其人
者號召招來使或千或百自相團結不
用安家行糧之費第給之衣甲月糧就
其中能團結百人者即為百夫長能團
結千人者為千夫長隸名軍籍將領不
許侵擾第以名法相束亦不宜征調不
宜與官兵同部以啟爭端第令無事則
合伍耕農有警則據險殺賊使家自為
守人自為戰而嚴禁其出墻偷竊以釀
禍殲兵團結一成即四衛之藩屏也伏
候

聖裁

一議修守照河東西與虜共城而處所藉
城堡為保障墩臺為耳目

祖宗時廓清驅逐之餘兵威遠鎮尤環衛森密漸
至今日兵愈弱而防愈疎何無力備綢

登州道
海運指
卷八
繆之計也惟經臣熊

往者巡方時

自三岔河而東築沿邊土牆窺虜無敢
闌入者又先道臣李松西接關門東至
鎮夷河築邊牆四十里基厚而堅制周
而備職頃至河口視之為俳佻嘆息惜
後人之不踵致前勞之半擲蓋相距已
四十餘年使歲相續焉耳自山海至三
岔河七百里無虜患矣今險隘城堡之
在河東者除遼瀋寬輦鎮江四衛懿路
汎蒲之外其餘或荒為鬼憐或鞠為茂
草應候東平之日徐議修復之工自三
岔河以至廣寧所過城堡大率舊腐不
堪所幸原設墩堡尚荒棄者少如用職
屯田之議開河一帶職取土隨築邊牆
足資防衛自廣寧至山海關義州野曠
而平錦州便依山為險尤幸去邊差遠
至杏山塔山以至前屯則逼虜矣杏山
之大福大興二堡林木蔽天棘蘆滿地

虜之出沒甚易原議墩臺二十一座每
臺軍三五名不等瞭守頗密後以軍漸
少虜患日殷墩臺亦日廢止存紅螺鎮
夷鎮寧三臺耳此緊要邊防極宜修復
道臣王化貞以大邊濠河歲久填沒虜
騎易于馳驅急圖開濠而地方軍伍日
送牛送運無可供役為之束手至段木
冲仰視峻嶺四圍溝路為受敵衝口與
大興堡輔車相伏勢孤地險兵衛不足
召募居民無肯往者地方建議請移置
此堡于仙人洞山增兵數百我之瞭賊
甚便賊之乘我更難然此等工程豈空
言能辦查昔年班軍赴寧前駐防不知
何年議止宜照薊鎮修工例撥班軍二
千更番調守且修且防自寧前而東漸
及于廣寧量其險要緩急漸次修如鐵
場臺興水段木衝四堡極為險要各增
兵五百其備禦等官有能悉力防守一

五州道
二皇十
歲中有無失事者即與題

請優叙加銜職見邊戍惟墩臺瞭守與聽靜撥夜
之軍最危最苦而關係最重問其月糧
猶夫人耳宜酌其極衝次衝加增其糧
餉如瞭望有功偵探得實者願賞願官
准與優議其所轄將領不論風寒風雪
曉夜稽查賞重而法嚴人知用命又大
小將領占臺軍一名者視占營軍之罪
十倍則險隘足以禦賊有軍足以守隘
庶幾一帶金湯矣伏候

聖裁

一議養馬遼陽之馬計料月給九錢而馬
多瘦死以草料之價騰湧倍常或各軍
之不肖者第求飽腹不復問馬耳誠本
色芻豆接濟以時給散以時更每營馬
三百匹委千把總一員帶火軍二十人
驗料剉草攢槽喂養專為責成視馬肥
瘠定其功罪則可無人腹自飽馬骨漸

高之弊職往過沙嶺高平間固有馱馬料不足者北至寧前而或求增馬乾或求長給馬乾音者紛紛矣緣往時此中養馬者皆有戶丁幫貼故每日止一錢八分今戶口寥蕭誰為幫貼重以援兵之馬與出關之牛絡繹相望料草騰貴所給不足營五日之飽而往來迎送骨立蹄穿責以買補既罄其責兒貼婦之錢旋即倒死又迫以私逃遠竄之路擲

公帑殘物命耗軍伍皆由於此應如道臣議每馬月食料銀五錢除將十九年經制通融外所少不多量為議補其後有倒死者照各邊例朋幫扣買三年之後所省馬價足以辦此不必仰給京運矣至種馬一節雖有永寧一監然廣寧錦義之間地當濱海水草肥澤牧養甚便如得馬價六千兩于山東等處市牝馬千匹設監司牧兩年之內雲錦成群

以孳生者為驛站應付而軍馬之在驛
應差者盡撤歸營則驛馬不缺營馬亦
充勝于每年買馬而不得馬之用此兩
利之術也伏候

聖裁

一議襲替軍衛應襲者本處起文赴部驗
黃襲替此舊例也自遼左兵興恐應襲
者借赴部之名為入關之計棄棄梓而
不往雖冠裳而何補遂議一槩停止慮
誠深矣職所過之地各應襲者擁馬相
趨有願戮力邊疆借一職以自效者有
願輸粟助餉希沾一命者有陣亡將吏
之子弟

國難家讐債氣云湧思授職從戎一當以報者職
思將材首重世職多難正藉助勦因有
事而錮之人無效用之階祇懷死結之
感宜

勅下遼東撫按凡係應襲者嚴查外黃互相保結

如無假冒情弊免其赴部即與具

題兵部查對內黃內外符合題准承襲承行書辦
不許妄為吹索無端查駁以快要求應
襲指揮者取米二十石輸納遼陽以下
遞減少佐軍餉其係東事以來祖父陣
亡者徑准襲替免其輸助以示優恤中
有材智胆力可堪驅策者經撫二臣即
與隨材拔用則群心奔悅而敵懷之氣
張矣伏候

聖裁

一議激勸夫人孰不愛其身而願為

君捐孰不愛其家而願為

國用此常人之所難宜優異之以風勵海內者也
昨者四路徂征戎車再覆將吏如劉綎
以下身當矢石奮臂擊賊肝腦塗地人
無旋踵此

祖宗二百年來養士之報而忠勇昭然矣北關之
破金白二酋不甘迎馬請降力戰以斃

分天之恨似同此心其陣亡將士上自
總鎮下隸偏裨千把再推而生員吏農
挺身從征歿于

王事者聽撫按二臣一一查明禮部從優議恤職
宜將將吏諸人立廟廣寧春秋致饗使
將吏過之者且感且泣憤逆胡而思剪
將金白二酋立廟鎮靜堡春秋致饗使
外夷聞之者慕

中國之有

恩褒忠勸順在此舉也至捐貲助餉在他省直者

回當表章在遼左者尤宜優議查得指
揮僉事今陞金州守備嚴正中輸粟五
千石蓋州衛指揮李鑛輸粟一千石銀
一百兩海蓋道中軍王化溥輸馬五十
匹復州衛指揮花殿宸助兵一百二十
名輸豆一百石牛車六輛金州衛指揮
福將輸銀二百兩穀豆二百一石七斗
撫院標下中軍麻承宗輸九輛車一輛

分天之恨似同此心其陣亡將士上自
總鎮下隸偏裨千把再推而生員吏農
挺身從征歿于

王事者聽撫按二臣一一查明禮部從優議恤職
宜將將吏諸人立廟廣寧春秋致饗使
將吏過之者且感且泣憤逆胡而思剪
將金白二酋立廟鎮靜堡春秋致饗使
外夷聞之者慕

中國之有

恩褒忠勸順在此舉也至捐貲助餉在他省直者
回富表章在遼左者尤宜優議查得指
揮僉事今陞金州守備嚴正中輸粟五
千石蓋州衛指揮李鑛輸粟一千石銀
一百兩海蓋道中軍王化溥輸馬五十
匹復州衛指揮花殿宸助兵一百二十
名輸豆一百石牛車六輛金州衛指揮
福將輸銀二百兩穀豆二百一石七斗
撫院標下中軍麻承宗輸九朝車一輛

七朝車一輛牛八隻可謂慕義甚殷者
矣其他或千百至十又或助牛助馬助
車多寡不等名姓在籍夫人當其織畝
自衛一錢半菽視同百鎰萬鍾矧以千
百計乎使人盡如此則累百而千累萬
而億所以佐縣官之急者鉅矣在不肖
者之乘疆事之急以要利此獨出庾廩
之積以急公有臣如此勸典宜亟在撫
按二臣當列名具奏乞

勅定賞格其志在吞胡者隨酌多寡高下陞除壯
志其最少者亦給扁旌異以示勸鄉里
使身隕名飛者留英名于萬古財輕義
重者被

殊寵以千秋將風聽所鼓使人不愛其力而家不
私其財東事不足平也其道府諸臣捐
俸助餉者並候撫按查明另叙伏乞

聖裁

萬曆四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濟南府同知唐謙吉為海運事查得續派造船
章丘歷城武定新城萊蕪淄川鄒平肥城德平
陵縣平原泰安長清臨邑齊河以上派造船三
十隻俱於正月二月內行文訪式濱州鳩工屯
材星夜打造立限報完刻期裝運屢行嚴催去
後延今五月將盡止有長清以二十七日造完
船三隻挽錨俱備齊河船一隻臨邑船二隻俱
各造完挽錨俱備計完船六隻本職親詣看過

委官先行起運過遼交却其未完船二十四隻
造有六七分者造有八九分者中有全完下水
錨挽未到者有見買於淮安山西澤州等處者
又未知何日可到內淄川縣近日申稱求免造
船一隻本職屢行嚴催各州縣視若虛文延今
四箇月餘尚爾耽延未報全完合無請乞本道
嚴行一票各該州縣知會上緊督造勒限報完
庶遼糧不至稽遲而州縣亦不敢違悞矣緣係
請催造船事理本職未敢擅專擬合呈請為此
今將前項緣由理合具呈伏乞照詳施行

本道詳批初議海運而以車代舟後議海運而
派之山中州縣或因時制宜經權互用之妙也
有司者治之本道原不預聞今督促艱難而令
本道代終其事雖極亮該廳之苦心本道寔有
所不能耳通計遼糧額限六十萬石今登萊已
有四十五萬青州已有九萬三千合之濟屬原
派近海州縣之八萬逾額二萬三千矣船隻頭
運者既去五萬六千則回空再運可完十萬近

日本道又撥淮船二十一隻又可裝六千餘石
此船往而復返便運一萬二千以運八萬之糧
似綽乎有餘者船糧兩難之處姑且寬之亦仁
人君子之用心也該廳以為何如此繳

萬曆四十八年六月初一日

濟南府同知唐謙吉為請憲示以專責成事先
經造船六十四隻俱係船戶領銀打造彼船戶
自知運米之後船仍歸已必然擇木而用修艙
如法且謹慎揀擇水手蓋其自為計回應如此
後來造船三十隻則係官造是造船者一人駕
船者一人裝米者又一人恐其各自為心先圖
省便後致推諉比至悞事嗟何及矣卑職屢經
親詣造船處所查看擇其板之朽薄者擲之而

匠役苦於更換仍復取用塗抹之後無復識辨
誠宜先事而慮者况木艚二匠乃行船所必須
敢請憲示凡造船州縣即將原造船木匠原艚
船艚匠每船各一名編作水手給與水手工食
責令過遼庶此輩知身在船上亦有干係必不
敢潦草完事或船上時用木艚二匠亦且隨取
隨足而責成以收實效計無便於此矣緣係海
運船隻事理本職未敢擅專擬合呈請為此今
將前項緣由理合具呈伏乞照詳施行

本道詳批運船造者一人駕者一人利害不相
關塗抹以完事弊竇之必然者也今議令造後
與駕役同行俾知休戚與共戢其弊心法無善
於此矣但究其根源止因造船州縣原非近海
州縣強其所不甘人情自爾解體雖多方督率
極力防閑終不如令近海海運之為便耳今筭
六十萬之數已足該府止運八萬亦可完事目
下之船又供兩運而有餘後派之三十隻已完
者不必復論未造者姑且已之猶愈於造而不

登州通 海運捕抄 制二
堪費而無益也該廳再查議報速速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
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遮船改
造已久萬分不宜航海謹據實直陳仰祈
睿斷以保全

國儲民命事萬曆四十八年四月十七日蒙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王 憲牌前事准

督餉部院李 咨內云遮洋一總

國初舊例而淮揚之運乃東征所行今遮船不可

登州道
行而三十萬漕糧不可減希議多雇沙淮二船
以一半由海一半運至膠州起陸至昌邑淮河
入海而多助登州以船則膠萊遺議尤百世未
盡之利此登州道陶副使設有嚮道徐弘諫王
祐國雇募空船俱達蓬萊斯近日可循之道也
至於由膠州起陸抵昌邑入海則貴院亦已疏
及惟山東代淮上之運則淮上應助山東以船
二者聽
總漕擇便而行除咨覆

本部及

總漕外為此合咨前去希為查照施行等因又
准

戶部咨為糧草罄盡至極等事內稱查照題奉
明旨內事理一面移咨差官淮上守催所派遮洋
一運及造雇船隻一面檄行海防道查照原派
數目并照原題定分管地方作速開幫揚帆卸
尾務要相繼無間每半月將運過數目報部查
考等因到院除案行該道查照外查得漕糧三

十萬石原係分派淮上轉運之數與山東無干
今欲多雇沙淮二船以一半由海一半運膠起
陸夫海洋可行則三十萬不難直達緣何分一
半起陸且陸運至昌邑用何船隻裝載淮糧因
成山阻隔乃舍舟從陸何云多助登州以船殊
所未解且本院止督山東糧餉淮糧非東省之
事也據

餉院咨則云山東代淮上之運據

部咨則曰差官淮上守催是以山東而兼淮餉
甚屬可異事關急務合行查議為此牌仰本道
即便會同布政司萊州道即查淮糧三十萬石
可否一半由海一半由陸膠州有何倉教堆積
有何人夫搬運搬至昌邑下海處計該程途幾
百里至昌邑有何船隻裝載淮糧起運是否可
濟登州船隻齊淮分境緣何着山東代運緣何
併令山東守催務須查議明確通詳
兩院以憑具

題文到限三日內回覆毋得遲延未便蒙此本月

二十一 日又蒙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 憲牌准

撫院會稿准

督餉部院李 咨同前事等因備牌行道蒙此

又准分守萊州道右叅政陳 手本抄蒙

督撫軍門憲牌准

督餉部院李 咨文亦同前事准此已經備文

移會布政司并萊州道及行登萊兩府查議去

後未准議覆前來今據登州府呈稱關准本府

海防理刑二廳關稱看得遼左用兵糧餉告急

此臣子同心戮力之日普天率土何分彼此安

問勞逸但職掌欲其分明責成欲其勝任分管

含糊必將以此之擔當而成彼之諉謝力竭不

已又將以後之失悞而棄前之勤勞漕運主糧

者也無事運京有事運遼此淮事也即以分派

論民運三十萬商運三十萬此山東事至截漕

三十萬則淮事也山東與淮原不容錙銖推諉

頃但以六十萬之力不足故欲借截漕之三十

萬以補遼糧之缺以減山東之額又恐淮上以成山之險為辭故為指膠州起旱昌邑海口上船之一路然亦不過假之以途為之指示至於船隻使費自是淮事不容議也今六十萬之額不可減山東之力已竭乃

部院一則曰代運再則曰守催是以淮之事為山東事而六十萬之外又加三十萬也不知彼臨清一帶漕運誰為代之而誰為催之故截漕一事宜聽淮之自為計而近日天津又新開中

路若以漕糧入漕河直抵天津達於遼左抑亦不煩起旱而遼糧攸賴矣至於倉廩搬運程途遠近船隻有無皆膠州昌邑之事似宜問諸萊州百聞不如一見非登之可得而臆決也緣由備關到府准此該本府看得事係軍儲固當以同舟期共濟地方職掌尤難以推諉混責成海運山東由二十萬加至三十萬又加至六十萬民窮力竭無可控告故不得已因部議截漕糧三十萬多在沙淮二船由海達遼

而令山東拓窩道因而有半海半陸之說由陸者欲其以避險行速而搬運堆積在淮上自為之蓋計其省費較之由漕抵津尤什伯也由海者欲其不以空船徒涉故載糧以行此後則俱陸而不海而此船可在昌邑裝運矣大抵初意欲截得漕糧三四十萬即可減得山東三四十萬蓋漕糧即不餉遼猶是運也誠取彼以抵此則在淮上適得舊運七十萬之多而在山東實受只運二十萬之惠矣總之共成九十萬而止固非山東之代淮上也及查濟登州以船者蓋謂原議淮上多雇淮沙等船半由淮上達膠南半由昌北抵遼左為程各不甚遠則所省餘船可濟登州云耳何為以船酬代運耶蓋山東非唯不能代且無事于代也既無事于代又何庸于催乎是由陸之議蓋欲增淮以減齊為之畫道

部文或未前後細加參閱耳然今抑又有說焉建議之初是當中路未開之時誠恐漕糧北抵

津而津船有芝蔴灣之險東過齊而齊境有成
山頭之艱故為之拈出此途以直抵遼陽且借
以多截漕糧減派民運一以佐

公家之緊急一以紓

部院之懸望而膠萊遺議又其後矣今乃以此
為自招代運守催于本省是不得減四而為二
且適以益三而為九恐非智者之自謀也且今
天津中路已開矣則當于所截漕糧不必赴膠
昌亦不必由成山聽其照舊由河抵津而津船

從中路運之則在淮祇行其故事而山東固不
為代運亦不必行催矣如此則膠昌之裝載道
途之遠近不問可也緣由具呈到道據此該本
道看得膠昌之說雖倡自本道而其立言之意
蓋謂淮上截漕由此搬運可多截數十萬便可
免山東六十萬之派是欲淮上代山東非欲山
東代淮上也又謂淮上既代山東而加截漕糧
淮人即當多備船隻以取便而山東既免運則
餘下之船隻不妨撥與淮人以助之是指登萊

得免運而言非指登萊不免運而言也原揭見在

餉臺筭中原書亦在田主政案頭皆可覆按者今山東所派之六十萬既毫不得減則自己之船隻尚且仰給於淮揚而安得有船以供淮人之用自己之轉運尚欲求改於截漕而安得又代淮人之漕此又理所甚明不待辯者况在今日淮人亦無藉於膠昌之路為也何也

餉臺初謂成山險天津迂耳今天津海運業已通行又新開中路不必由芝蔴灣徑可直抵遼陽人工脚費事事省便而漕糧由漕河達天津自是正途一抵津門即盤入津船由中路不六七日而至遼視膠州之造倉收貯造車陸剝轉輾數手遲速懸殊舍速弗務而務其遲知淮人之必不為也而淮人即欲用膠昌之路其勢亦不能來也何也

餉臺初謂遮洋船尚存淮揚有海船可雇故意漕糧到膠耳今遮洋已改造而全無海船只應

天津之五百隻尚屬未集而何處覓船入海而
泊至膠州又一半遠成山而到遼也至於代之
一字尤東省之所萬萬不敢當者古人云庖人
雖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善乎登廳之
議曰漕運主糧者也無事運京有事運遼此淮
事也誠如是而東人可代乎哉敢代乎哉故膠
昌之路一也若用以截天下之漕糧以免東方
一隅之加派又用見成之濠洋悉免東方之雇
造則淮上不覺其難而山東得蒙其惠是職倡
議之初心也彼一時也若用以索東方原無之
船隻疲東方已竭之民力侵淮上本等之職掌
加山東分外之責任舍天津已成之坦途增登
來無效驗之勞費是非職倡議之初心也此一
時也夫

部院移咨之意無非欲此路行而遼餉至耳今
權之遲速既如彼較之難易又如此則淮人之
治淮東人之治東亦如尸祝然當不待職詞之
畢矣惟復別有定奪緣係查議通詳事理本道

未敢擅專擬合呈請為此今將前項緣由同蒙
憲牌理合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

一呈

撫兩院

一牒呈

布政司

一手本

分守萊州道

萬曆四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萬曆四十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巡撫山東都察御史王

各一本為遵例薦舉

海運文職官員以昭激勸事案照萬曆四十七
年七月內准戶部咨為急請多餉以濟危遼事
該前撫臣

題議登萊二府動新舊遼鎮銀兩糴買米豆轉運
遼東以濟軍需緣由本部覆奉

欽依備咨內稱如兩府額銀不足仍動別府加派
務期乘時廣收廣運運過米數用過銀數一應

登州道
海運捕
字
効勞官員候年終類造青冊報部以憑查考分
別

題咨紀錄獎勸施行本年十月內又准戶部咨稱
嚴行濟南青州二府各將所屬州縣一體酌派
起運毋得自分彼此坐視封疆之危其誤軍興
大事如州縣奉行有效者年終分別從優薦獎
如怠玩悞事者不時指名會參等因四十八年
正月內又准吏部咨該職等題留登州道副使
陶朗先久任加

勅及青濟近海縣分應屬該道統攝緣由本部議
將本官俟三年報政加陞二級其青州濟南所
屬邊海縣分安東一衛凡於運事相關官員聽
該道年終甄別勤惰報撫按會同督餉衙門舉
効以示勸懲等因

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俱經通行遵照去後今照萬曆四
十七年已終隨牌行司道將運過米豆及經管
官員職名冊報前來除濟青二府見今分運俟

登州通志 卷之三
四十八年終另行數報外查得登州府四十六年先運過米豆共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三石五斗一升四十七年登萊二府共運過米豆二十萬六千四百六十石零所據劾勞官員例應薦舉該職會同督餉侍郎李 通查四十七年

海運係登萊二府分任除分守海右道右叅政陳亮采體

國多方節愛憂時獨抱公忠歷任尚淺不敢槩叙外查得山東布政使司署司印分守濟南道右叅政程啓南按察司分巡登萊總理海運海防道副使陶朗先以上二臣閔材直擬川流勁節能排山海舟航挈

國而三軍待命真同廣濟之津梁粒食調饑而獨力匡時長峙狂瀾之砥柱望崇藩服功在邊疆所當首叙以備紀錄擢用者也原任萊州府知府今陞湖廣副使婁九德登州府知府徐應元萊州府加陞運同專管運務同知鮑孟英先任福山縣知縣今陞本府海防同知宋大奎原任

萊州府推官署府印今行取留部段國璋原任
登州府推官署府縣印今陞南京戶部主事李
士高萊州府通判署維縣印孫時盛原任寧海
州州同署招遠縣印今陞江西瑞州府通判孟
心孔寧海州知州張自修掖縣知縣薛文周萊
陽縣知縣李建和濰縣知縣吳姓先任文登縣
知縣今調樂安知縣門洞開蓬萊縣知縣段展
昌邑縣知縣周學閔以上諸臣義切同舟心期
共濟調之甘劑俾萬姓急趨事之公運以通材
令千艘集浮空之粟勤渠終歲勞且忘疲利涉
大川功微足食俱應叙薦以備擢用行取者也
內委九德段國璋李士高孟心孔雖經離任而
職所薦係四十七年分管理海運官員宋大奎
門洞開陞調自本屬例應併叙再照遼左軍興
需餉繁急道臣陶朗先殫力擔當經年拮据應
需不次之擢以為人臣任事者之勸其府縣各
官兢兢奉法無可究叅凡屬海運地方如數轉
輸勞勩均應並錄但歷任有深淺糧數有多寡

登州道
海運
職不敢漫無分析一槩盡舉除薦外數容職分
別獎勵以示激勸伏乞

勅下戶部覆議上

請如果職等所言不謬將叅政等官程啓南等知
府等官婁九德等移咨吏部應紀錄者紀錄應
擢用者擢用應行取者行取庶
功令彰明而于運務有裨矣

本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